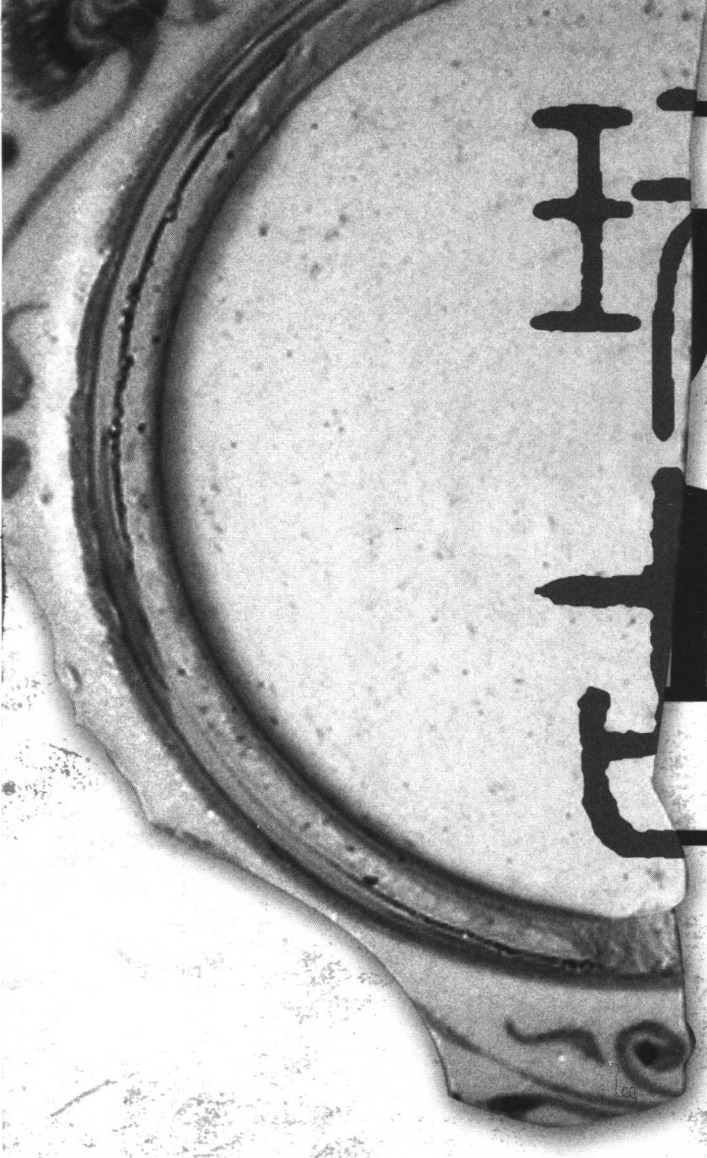


玩古

彭见明 著

荣获全国优秀长篇小说奖

河南文艺出版社



玩古

彭见明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玩古 / 彭见明著. — 郑州: 河南文艺出版社, 2007.7

ISBN 978-7-80623-800-4

I. 玩... II. 彭...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90208号

玩古 / 彭见明 著

出版统筹: 单占生 张 明

策划编辑: 陈 静 唐朝晖

责任编辑: 俞 芸 文 欢

美术编辑: 王井起

责任校对: 伊春萍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18号鑫苑名家11号楼

邮政编码: 450011

承印单位: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72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21

印 数: 1-6,000

字 数: 400千字

版 次: 2007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07年7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623-800-4

定 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 目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7
第三章	15
第四章	23
第五章	33
第六章	41
第七章	48
第八章	58
第九章	68
第十章	78
第十一章	85
第十二章	99
第十三章	107
第十四章	117
第十五章	122
第十六章	142
第十七章	155
第十八章	174

第十九章	185
第二十章	200
第二十一章	207
第二十二章	212
第二十三章	223
第二十四章	229
第二十五章	235
第二十六章	241
第二十七章	249
第二十八章	263
第二十九章	272
第三十章	281
第三十一章	287
第三十二章	306
第三十三章	313

第一章

现在鹤了城中几个玩古物的，如欧阳玉琼、东方冉、高安、洪伟达等，都是见过这鹤了城中旧时代留下来的最后一个玩家的，他叫做李庶溪。李庶溪死于上世纪60年代末，那时候欧阳玉琼和东方冉他们，也还只有十来岁。但他们懂事了，知道好奇。李庶溪就是一个奇人，在市民眼中，他是一个怪物。

那个年代里，街头巷尾是天天有热闹看的。天天有人高呼着口号，热情洋溢地斗争人。那些被斗者在此之前，都是鹤了城中耀武扬威、有头有脸的角色。突然他们的威严一扫而光，被平头百姓踩在脚下，这惊人的变化，自然也是令出身微贱的欧阳玉琼、东方冉们激动的事。他们也是一次又一次跟着众人喊哑了喉咙的。

使他们惊诧的是：那个戴高帽子的阶层里，却夹杂着既无官职又非地、富、反、坏、右分子的平民李庶溪，这使他们很好奇。

鹤了城分新城和旧城。旧城极窄小，建国以后盖的房子，都在旧城以东护城河对面的平川里，日渐堆出些规模来，就叫做新城了。旧城三面环山，分四街十二巷。四街的街名是东、南、西、北。十二巷则以十二生肖冠之。李庶溪住在东街的街口上，左侧紧临青蛇巷。旧城新城往来的人，都要经过李庶溪的家门。他干瘦如鹤、酒糟鼻子、黄发稀疏，终日于门口置一小桌，以代人书写对联、标语、书信等谋生。因东街口是商业繁华地带，他桌旁还备有大小两杆秤，供乡下来的买卖人租使，一日也要收下些许零钞。因此鹤了城中，许多人是认得李庶溪的，但不知他有什么资格加入戴高帽子的行列。

好奇的欧阳玉琼和东方冉等，因李庶溪骤涨的“身份”，专门去考察了这怪人的情况：仅是两间低矮潮湿的老屋，青砖的墙，小小的蹊子，白灰斑驳。窗是石雕的，进光少，屋内终日昏黑。进得屋去，霉腐气刺鼻。李庶溪独身一人居住，床褥家具，无一件可入目。倒是床上地下，到处堆放着破旧的瓷坛、陶罐碗碟。墙上柜上，用五颜六色的字纸裱糊着，整个屋子如一个纸灯笼。李庶溪就住在一个纸袋子里。这令观者哑然失笑，想这孤僻老人是有神经病的。

但此人的怪异，却是叫人难忘的。许多年后，待欧阳玉琼和东方冉等开始

玩古物时，才陆续弄明白：这李庶溪原是他们有幸所见到的旧时代古玩界的一等高人。可惜匆匆见过，未与之有过有价值的接触，先生便辞别了人世。但他的经历和生平，对玩古物的晚辈有着非凡的吸引力，大家非要细细地挖寻出来不可。凡玩古物者，不缺乏这份傻劲的。

原来这李庶溪，出生在书香门第、官宦世家。只不过他是他父亲一个偏房所生，自小心理上多少植下了一份压抑。但他仍可受到良好教育，吃用花销不愁，这样的出身和条件，可促人成大器，也是极易让人变成纨绔子弟的。李庶溪长大后便成为了这样的反面典型。那时候鹤了河水运发达，沟连接两省商埠，来往客商官僚频繁，加之鹤了城中人也生性风流，以十二生肖取名的十二条石板巷子，因水运的发达，往来各色人等的频繁，自然而然，应运而生，巷巷都有了烟花场所。偏房所生而得不到宠爱和管教的李庶溪，在这样的环境中，会走向何方呢？结果他十三岁上就被人教唆品尝了嫖妓滋味，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就如一个坏梨，坏一点就要牵连全身，不日打架斗殴赌博抽大烟等种种恶习也不可遏制地附到了李庶溪身上。十五岁上，李庶溪已变得五毒俱全、不可救药，严父年事已高，使尽浑身解数，已无能拯救他再回头，无可奈何之际，为维护家族的名声，不得已将他逐出家门。走投无路之际，他被远离鹤了城一百五十里翠朗山翠朗寺的旷如法师收留，无奈削发出了家。旷如念庶溪之父曾有重大施舍于寺中，才动恻隐之心欲拯救这浪荡子弟的。

旷如是远近有名的书画家、金石家、装裱师。他晚年不再带徒弟，但念庶溪之父的功德，便破例授艺于庶溪。庶溪虽油污灌顶恶魔缠身，但天生心性敏慧，学艺悟道倒也灵彻，这让旷如有几分宽慰。多少达官贵人都想求他传绝艺于其子女，他都一概回绝了，而破戒收个不肖子孙。旷如此举，曾引起当时多少世人惊叹哪。大师心里真害怕庶溪不争气，他是多么看重自己的名誉啊。有言道名师出高徒，倘出的是孬种呢，师傅也就是狗屎了。

果然李庶溪就不争气。首先念大师于危难中收留了他，顿生要学好以昭世人的决心，倒也好好地表现了些时候，让大师暗中高兴了一阵，但不出一年，终因尘根未断，恶性难改，竟在寺中调戏（一说是强奸）朝庙的少女。寺中万万难饶此错，他即被逐出翠朗寺。旷如受此空前刺激，一病不起，不久圆寂。方圆数百里，为失旷如哀痛无比，书画金石界为失去一学问高深的良师益友而觉得天下再无大师。许多高雅之士，得了名字名画，觉得再也找不到旷如这样的装裱大师而从此失去收藏的意义。

庶溪从此流浪天涯。因有了大师传授的半生不熟的技艺，倒也能把命活下来。他始料不及旷如的声名，竟是远播数千里之外，就凭了说一句他是大师的关门弟子，又以大师曾刻赠他的一方印，他到哪里都混得到饭吃——当然，被

逐山门的历史是要隐藏过去的，胡编些其他的故事来解释出走因由。

庶溪是个花花公子，身子孱弱，不懂商事，不识五谷，无家业继承，庙中缘食也断了，不得已要以手艺谋生。好在脑子还好使，用心地回悟大师的教诲，渐渐地把旷如所教的装裱技艺，练出了些样子来，日渐竟深受一些行家里手的看重。他东游西荡，最后被一个皖军军阀收在门下，专替他装裱字画。这个军阀是个收藏行家，不择手段、不惜重金搜刮求购古今名家手迹，倒也真是藏了些佳品。据说这一杀人如草芥的军阀，为求一位寒士的字画，不惜于那寒士的茅舍前焚香跪拜，而至最终感动了那不畏强暴、清高怪癖的高人，破例给他这官界人物作了惊世之作而又寸金不收……这一时期，庶溪得以大开眼界，见识如此辉煌的珍迹，得益匪浅，这是在旷如大师那闭塞山中无法获取的，其鉴赏水平也因此大大提高。那军阀设有密室，重岗把守，庶溪就在密室里装裱修饰。面对众多国宝级的佳品，当然是不敢草率糊弄的。人要衣装，佛要金装，活脱脱一个美人坯子由他来设计衣饰，是要使美人更加绚丽夺目，尚有损原作光辉，且莫说丢了饭碗损了声名，恐连性命都保不住。他知那军阀不爱烟酒不爱赌博不爱女色，唯一爱好是在字画上。许多好画，价值连城，或许是枉断了许多性命争夺而来的，倘他稍有失手，丢掉卿卿性命，也就在那军阀一句粗话里。何况尽管他五毒俱全，毕竟被旷如大师培育了一份对书画艺术的爱心，如茫茫沙漠中的一泓甘泉，庶溪也只剩下这一丁点圣洁了，从内心而言，也是不敢作践这些圣物的。这武夫绝对是一个大行家，一日听说民间流浪着个旷如大师的关门弟子，硬是派人寻访了两年之久，把他从川东江边一个劣等酒楼里请上小轿车的。此后是三日一大宴一日一小宴供候，配专车住别墅，打屁不出唤侍卫，玩赏美女如弄窗台上的盆景花卉般方便。如此供他养他，为何？他明白，便极尽心智侍弄那些宝物，倒也博得那军阀欢心。那武夫多是依仗这些宝物，赠送达官贵人，来做外交手段，求得飞黄腾达。庶溪的技艺，便伴随着此番表现传递出去，很快也就名声大噪——当然这些，庶溪是不知道的，他被军阀深深幽囚了，一些社会名流欲求见他都是不可能的，军阀垄断了他，以增其值。

庶溪吃香的喝辣的，奢华无比地过了数年光景。忽一日闻这军阀在前方战败，顿感自己的好日子也将完了，趁府中混乱，忙于乱中收拾了些细软和几幅未裱的字画，只背一个小包，轻装星夜逃了出来，又开始流浪。实在没吃的没穿的，便取一幅字画出来兑衣食。一年后在北方某处碰到一个昔日在军阀府上当差的老妈子，老妈子说幸好你跑得快。庶溪忙问何因。老妈子说，那军阀在前线受伤，料回不到老家府上了，便嘱他的儿子回来，要杀了你，说你那手绝活不可好了他人。不杀了你，放生出去，他那家藏的珍品也就不是珍品了。庶溪想此人如此歹毒，他怎么不一把火烧了那藏画的密室？想这人世也真是险恶，

幸好当初灵机一动生了走的念头，也是命不该死。

大陆解放的前些年，李庶溪跌跌撞撞不知怎么又回到了故乡。他已出走了数十年，没几个人认得他了。他那在鹤了城中曾显赫一时的家族，随着他的老父西归，早已树倒猢狲散，家产几乎变卖一空。一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在东街街口好歹还兑了几间民房，见他回来，匀了两间小的给他安身。

因有人揭发了李庶溪在皖军某军阀府上被宠的经历，李庶溪便被列入了戴高帽子的行列。去他家抄家，一无所获，穷得叮当响，锅架在几块草砖上，床铺是一块门板。要他交代在军阀府上的经历，他老老实实详细地描述了那一个时期的奢华生活，结果没有人相信他的话是真的，这么瘦骨伶仃的一个人睡得动那么多美貌的女子吗？搞专案的人认为他是吹牛皮，有精神病。按通常的惯例，如怀疑专案对象讲了假话，一捆一吊一拷打也就有如意的材料出来了，人们见他孱弱如柳，禁不得一推，如一星烛火，耐不得一吹，也就没有对他动武。由于始终没有充分的证据说他杀过人当过国军干过伤天害理的事，拉他出来游一游，斗一斗，也就作罢。不久大家就不怎么注意他了。他就仍在门前摆了桌子代人写字什么的。

也不知什么时候那小桌子没了，于是人也悄悄地没了，如世上消失一只蚂蚁一样的平静。

若干年后，鹤了城中的几个年轻人，一日萌发了对古物的兴致，便想起了李庶溪这个人。那时候他们对古玩还知之甚少，只是受了一些从外面传来的影响，那时一些宾馆里设有专售古董的商店，供爱中国古物的外国人收藏。他们便觉得这一定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便去找一些书来看。这时候邮票已经炒起来了，老邮票的连连升值，预示着一个新兴行业的崛起。待兴致勃勃的欧阳玉琼、东方冉们回忆起当年李庶溪的神秘，再度去拜访那古气十足的老砖房时，已是面目全非——屋内墙纸被剥尽，裸露着发黑的青砖墙，那曾塞满于各个弯落的陶瓷瓶罐杯盏，自是不复存在。两间小屋，内内外外，堆满了破铜烂铁、废旧书报及各色塑料碎片，这里已成为一个废旧收购站。他们要寻找的梦再无半点踪影，不禁十分懊丧。想想离上次的造访，时间迅逝去了快二十年，他们都是三十大几快四十的人了，屋主的骨子都化成了泥，还能找着什么呢？于是便向街坊打探这怪人的经历。好在此时也没有什么不能说的了，连地主都摘了帽子哩。从各种传说中，得知李庶溪果是一玩古的奇人后，大家更是嗟叹不已，恨自己当年愚钝无知，错过了一个长见识的机会，不禁遗憾之至。大家倒也不是要获取什么，在鹤了城中，老一辈的，什么行当的角色均可找着，唯这一方面是一个缺憾，就觉得这个颇有历史的山城，像是少了一个手指头样的不健全。大家心里就空落落的。

李庶溪的房子现在由他的儿子住着。他这儿子，也成为鹤了城中一个话题。在李庶溪死之前，包括李的街坊，都不知道他还有个儿子。待李庶溪在屋中倒毙数天，有臭气阵阵飘出来后，人们才知道他死了。街道上视他无亲无朋无后，便草草钉了副薄棺将其埋了。正待居委会要将此房充公，打扫给五保户住时，一乡中女子领着一个年近二十的青年来了，青年自称是李庶溪的儿子李乐善，来继承遗产的。街道上不相信，李乐善就掏出一个布包，摊开，里面是三样东西：一方印章，一个砚台，一本线装的字帖。

印章是一枚半透明的淡青色小条石，刻朱文铁线篆字，有边款。街道干部不懂，叫李乐善盖出来看。青年随身备有印泥，装在一只青花瓷的小印泥盒中，他将一方纸片铺平在一本旧书上，将印章在印泥中按压几下，然后盖在纸上，字即鲜亮呈现。干部取过来倒着看顺着看，识不出，问青年：“什么字？”青年说：“篆字。”“我问的是什么内容？”“至善至诚。”干部又看印章边款，也识不出。青年念道：“弟子庶溪存——旷如。”干部道：“这是当年翠朗寺大法师旷如为你爸刻的印章？”青年道：“你怎么知道有个旷如大师？”“听我祖母说过，她当年是翠朗寺的居士。”那干部说。

干部拿起砚台看。他也识不出好歹来，见砚台底面也刻了字。青年道：“也是父亲留给我的。这是他用过的砚台。”干部道：“也是篆字。刻的什么？”青年道：“不好意思念得。”“念！”“墨香如脂——花和尚庶溪记。”“你那父亲，在生倒也真是花和尚。”干部是看过李庶溪所交代的材料的，知道底细。

线装字帖是李庶溪写的小楷字，封面上书：乐善儿抄本。内容是：昔时贤文海汝淳淳集韵增广多见多闻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青年道：“一部增广贤文。父亲让我照着临他的字。”“你临过吗？”青年摇摇头。“怎么没临？”青年面有难色。“你凭这几样东西就可证明你是李庶溪的儿子？”这时那女人说：“我们住在枫树湾，你们可以去问。”干部说：“我们是要问的。真有这么回子事，你们可以住进来。只是你们以前怎不住在一起？”这时那女人的眼圈红了，儿子的眼圈也红了。干部道：“连个亲戚也要走动走动啊，何况你们还是夫妻。说呀，反正老的死也死了，在生又不明不白，有什么苦水你们现在可以倒出来嘛。”母子俩依旧红着眼眶，不说。干部最后说：“你们先回去，半个月后来听消息，我们要调查的。”一指那三样东西：“快把这些旧东西扔了。要是早些时候，你们保存‘四旧’，当心一绳索把你们绑翻了。”母子俩慌忙将物件一包系了，拜谢而去。

后来的调查结果：李庶溪回故乡不久，在枫树湾睡了一个村姑。村姑比他小了几十岁。后生下孩子来，李庶溪便极少来乡中了，也不让这母子俩进城去。有人怀疑这后生不是李庶溪的，按李那时的情形，是几乎没了能做出人来的能

力的。当然那男女间的事情，都是说不清的，谁也不能说那儿子不是李庶溪养下的。后来李乐善被批准住到父亲的房子里来了。他无任何生路，便以捡破烂为生。母亲没有随了来，出了家，上了翠朗山。那时翠朗山已多年没有了香火，寺庙也毁得七零八落了，不知那女人赖何生存。

欧阳玉琼、东方冉他们打听到这李乐善手中存有他父亲的古物后，便等着收破烂的李乐善回来。大家凑份子买了些熟花生，打了一斤酒，在那低矮的青砖屋里请李乐善的客。酒至半酣，提出来要见见他家父的那方印和砚台。李乐善先是一怔，然后咧嘴一笑：“早就扔到河里去了。父亲死的那年有人提醒我说那东西是个祸，我就马上把它扔到河里去了。”“你父亲再没给你们留别的东西？”“再也没有什么了。”“真没有？他在外面那么多年，又是一个一流的行家，不会不留点什么。”又有人插言道：“李乐善，你莫保守，都是几个街坊，还怕抢了你的宝贝不成？我们也是好奇，喜欢玩玩，开个眼界罢了。”乐善说：“你们不信也罢，父亲是多年不和我们往来的了，他怕因他出身不好连累我们母子俩，这个大家也是知道的，那几样东西，还是我懂事不久，他给我的……他的晚景不好，死时屋里无一粒鼠粮，没一件装殓的衫子……”说着眼圈一红。大家见话说到这样，便不好再说下去了，忙转了话题，连连说喝酒。

踩着夜色回去，大家觉得李乐善是肯定没扔那东西的。不然为何一谈到这个话题，他便敏感地一怔呢？此人一身褴褛，其貌不扬，略显木讷。但一双眼睛倒也黑白分明，藏了几分敏慧和狡黠，外粗内秀，恐非等闲之辈。有人分析得好：其父的神秘经历，人们仅知粗略，其子的经历就一无所知了。有言道：有其父必有其子，未必他们之间就真没有什么联系？

第二章

其实就收藏嗜好的历史而言，欧阳玉琼在鹤了城中，自李庶溪那一辈人之后，是最早的。他的父亲死得早，自小他寄养在舅父家里。舅父是D省某著名瓷厂的一个技术权威，同时是一个收藏家。玉琼记得最清楚的是舅父光漂亮蝴蝶的标本就收藏了好几个厚本子，一页压着一只。舅父翻给他看时的那个欣喜的表情，那轻盈珍爱的动作，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那时他感觉不到这种收藏有什么意义，但他很看重舅舅这种高雅的嗜好，并想象那一定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那时舅舅还收藏着其他许多并不起眼的东西，屋子里的每个角落都占满了，留给一家人活动的空间极小，一家人无一有怨言，大家都小心地动作，生怕碰坏舅舅的收藏。舅舅的脾气极好，百事听任和迁就舅母及孩子们，但唯有碍他收藏或不小心碰坏了他的“宝贝”，他的脸就拉长了，甚至要骂人的。所以玉琼自小就认定了舅舅热衷的收藏是神圣的。舅舅的嗜好潜移默化不知不觉影响了欧阳玉琼。十六岁的时候，他不想再白让舅父养着，便回老家鹤了城中来谋生活。父亲生前的好友把他推荐到一个机械厂里，并为他找了个好师傅，学做木模。玉琼十六岁当了工人，独立谋生，业余时间，也学了舅舅的样子，收藏蝴蝶。他那叫做蝶儿的爱人，就是见他采集了数以千计的漂亮蝴蝶而爱上了他的。

欧阳玉琼在鹤了城中稍有些名气，是在鹤了城重建图书馆时，他以个人名义，捐赠了一套整齐的“文化大革命”前出版的《鹤了晚报》。

1954年至1964年十年之中，一个战功赫赫的老革命，放弃高官不做，要求到故乡鹤了城中来主编一份县报。他自幼爱文，因时世不容而从了武，天下太平后，他想延续儿时的梦，又恋着故乡的山水人情，便弃了仕途，潜心回乡办报。每周三张的小报，办得很合市民的口味。那时欧阳玉琼便是忠实的读者之一，后在街上看见他尊敬的主编大人也戴了高帽子，玉琼心里一动，预料要出什么事，便暗中留神报社的动静。果不然，一日，人们将报社所藏报纸、资料、书籍一股脑儿掀了出来，欲付之一炬。玉琼心想：从此以后名显一时的《鹤了晚报》便再也见不着了，它要在鹤了历史上消失了。陪烧的，是主编大人和报

社同仁。玉琼见这位腰背笔直、头发半白、目光炯炯的勇武战士，戴高帽子游斗并不曾减却半分威严，一副不屈不挠的样子，此时却是汗流满面、恐慌之至，向旁边一个造反派头头恳求说：不要都烧了，留下一份吧，好歹它也是鹤了人民的一个足迹呀。头头自是不听，粗话连篇。正待让人先发言批判一通再点火焚烧时，高音喇叭响了，说有毛主席最新指示下来了，让所有人都迅速到鹤了广场集中，开万人大会，然后游行庆祝。这是大事，高于一切的，大家雀跃着奔广场去了，丢下了这一堆书报，顿时楼空巷静，连县委会高大浓密的大樟树上的雀子都随人去了鹤了广场看热闹。

玉琼见那主编痛心疾首的模样，便更加看重这份报纸的价值。他没去广场，从从容容地从纸堆里挑出每年一册的合订本，用绳系了，背着大摇大摆回单位去。这刻安全，不用担心碰着什么人。

十多年之后，由那位原报社主编担任新建图书馆名誉馆长的老同志，以他的关系，到处伸手要钱，盖起了一套有模有样的馆舍。待主楼竣工时，出了一纸广告：向社会征集本县名人著作、革命文史资料，尤其提到了征集原《鹤了晚报》，一张数张不论，残缺者亦可——可见这位老同志对他的报纸的留恋。

玉琼念那老人一腔深情，便扛着这整齐的合订本送上门去。工作人员见了，惊喜若狂，竟忘了要玉琼留下名来。玉琼也无沽名钓誉之意，全是看在那位老人的分上慷慨赠予，让他高兴高兴，交割之后，便悄悄走了。

数日之后，一行人找上门来，为首的是那老人。见面之后，老人向孙子辈的玉琼深深鞠了一躬：“感谢你，衷心感谢你。你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然后提出两瓶酒，一条香烟：“这是我个人掏钱送你的，我没法表示我的心情，你不收下就要折我的寿了。”玉琼知那内心的亢奋是要借物抒发的，便也没拒绝。老人这才高兴地拉了玉琼的手，坐下来叙话：“你这个小伙子，也真是的，不留下个名来，让我找得你好苦，差点要请公安局出面了。你不知道，你做的工作对我个人来说，有多么大的意义吧。那是我十年的心血哪！就好比花十年时间怀的一个孩子，生下来了，又丢掉了。你现在给我抱回来了。你说你的功劳有多大？不然，我是至死也不瞑目的。至于说这件事对于丰富我们馆藏书报的意义，就不必说了。那是一段历史。一个图书馆，少了一段本县的历史，好比人缺了条腿呢……”老人谈兴很浓，滔滔不绝。随行的人悄悄对玉琼耳语：“老首长高兴得忘了形呢，今天一日说了一年的话呢。”

这以后玉琼才真正体会到收藏的意义绝非是一个人的自我欣赏和玩味。

以后那老人，每谈往事，便必要提欧阳玉琼。所以鹤了城中很多有头脸的人，都知道有个搞收藏的欧阳玉琼。

欧阳玉琼现在是单身一人生活，进门一把火，出门一把锁。常是布衣便鞋，一辆无了铃铛无了车架的单车，驮着他出没，行无踪去无影，过一种散淡浪荡的生活。他是多年不受单位的约束了，只去厂里领工资，活也是厂里派人送到家里来做的。他如今是快三十年工龄的老木模工了。师傅死后，他便成了鹤了城中资格最老本事最硬的木模工。除本厂要做的一般人吃不消的木模外，也接一些外面的业务。都在家里做，做好了人家来取，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因手艺好，便有了自由自在，想做什么时候都做，不想做便自己放假。倘他愿多花点力气，收入将是可观的，但他不看重这个，却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收藏和赏玩古物之中。

他住在城郊自己的房子里，三间砖瓦平房，前面是一口小池塘。塘中什么也不养，蓄一塘清水，水源是后山的泉水。周围的人知道塘中无物，不来垂钓搅扰，沙石的底便终年托着一池清悠的水。玉琼不事衣装，却看重池塘一个“清”字。上面有了一片枯叶，便要打捞起来的，不允许清水有一丝污染。这份用心，是与他的亡妻有关联的。

屋后紧靠着一截古老城墙，城墙是用巨石砌就的，不高，只剩下残缺的基座了。每方巨石，按人们的估计，少说也有两三吨重，它是如何凿成方条形，又是如何垒上去的？这在没有机械的古代，靠人工是怎么也难完成的，玉琼每坐在那残垣上，便必要想这个不可思议的问题。一想也就是几十年了，终没想通。据一些书刊所言，举世闻名的埃及金字塔，也是由人力所不能及的巨石堆上去的。此谜至今未能破译，联系起来想，便要对历史和残墙生出无限的敬重和神秘来。

巨石风化得没有了棱角，它们蹲在这里已不知多少个世纪了，据说鹤了城远古时原是一个国家，叫做“犴狁国”。这便是犴狁国时代的城墙。据一些老人们传下来的更老的祖宗们的说法，犴狁国都曾是一座石城，三面环山一面临水。临水的一面砌了石墙，一直接着山壁。出入国都仅两个门，一是通水路的东门，一是上山的北门。但欧阳玉琼上一代更上一代更上一代的老人，都不曾见过东门城墙景观。存于今世的便是玉琼屋后一截不到三十米的北门残垣了。历代县志里没有关于犴狁国的记载。

只在民间存留的古老刻本里有这么一个模模糊糊的传说。

大家估计“犴狁”或许是母系社会中的一个出色女性的名字，欧阳玉琼听好几位老辈人说过：这北面山脚原是有块不大的石碑的，上面就刻着“犴狁国”三个字。但不知何时又不见了。这让收藏成癖的欧阳玉琼以及朋友们联想起：民间仍有不肯露面的收藏高手存在，那碑肯定是落入有学问的人手中了。藏了那碑，日后出一个拓片，都将是很值钱的，那藏碑的人是很有眼力的。玉琼觉得那碑被人藏下了是一件大好事，倘被愚莽之辈一锄头敲断了就可惜了，这样

的事他见得多了。

欧阳玉琼很留恋这三间平房，尽管离闹市远了点，不大方便，他还是几次拒绝了单位宿舍的诱惑。小屋建在古老的城墙根下，对于他这样品性和爱好的人来说，感觉是要与他人大不一样的。更重要的是这栋小屋是亡妻留给他的，他要守住她，如同是与妻长久厮守。

欧阳玉琼在人生中一个充满幻想的、单纯的年龄走上工作岗位，可以自食其力了，不再白让舅父养活了，觉得很自由、很充实。工余时间，他很勤奋，谨遵母嘱，读一些指定书目，舅舅也常寄一些书过来让他读。外婆家是一个破落的书香门第，母亲和舅舅都是很有学问的。照说他是不应该这么早就离开学校走向社会的，但家里没有能力供他继续读书，母亲随着姐姐在D省某乡间生活。他还很小，父亲便奔了阴曹地府。舅舅养他到十六岁已是竭尽了全力，他和母亲都不忍心再盘剥舅舅。母亲是十分支持他参加工作的，母亲的观点也十分明白：学问和知识，不全是看在学府里待的时间长久。母亲常给玉琼讲他的外公，老人家不过是在乡间读过几年私塾，后来竟教出几个曾在D省名噪一时的大学者来。这说明了什么呢？寒门是可以出高人的，要玉琼养成励精图治、寒窗苦读、不趋时尚、不慕奢华的品性来。

玉琼一面学了舅舅嗜书如命的品格，一面也仿了舅舅爱好收藏的品性，自制了厚厚一个本子、一杆纱布招子，在春天和秋天艳阳普照的好日子里，到城郊野外扑蝶，收藏世间最美丽的图案和颜色，自娱自乐。

鹤了城北门古城墙脚下花鲜草嫩、水清人稀，是蝴蝶生存的好地方，欧阳玉琼便常光顾那里。也就在这里，植下了他的美满姻缘。

一日他正在那城墙根下扑蝶，突然被一女子夺下招子。那女子面若桃花，眉似弯月，虽是瞪圆了杏眼，要释放一些怒气，双翘的嘴角却又分明蕴涵着笑意。玉琼见了，心中想道：这女子，想恶都恶不起来。而有的女子，笑着也是满脸的恶浊。玉琼道：“大姐，你抢我的招子干什么？”那女子看定他：“你这个人，又来抓蝴蝶。上次你来过一回的，这次又来，蝴蝶要被你捉尽的……”说着眼圈就红了。玉琼想这是个心极善的女子。他想做些解释，想想一下也解释不清，看着这女子的模样可爱，心也软了，说：“好，好，好，就不扑了。”就将纱网兜里的一并放飞了。女子破涕为笑：“看你的秀气模样，也不该是个伤生的。”这时屋里有个老太太出得门来，在背阴处手搭凉棚喊道：“蝶儿，来了客人，怎不叫到屋里来坐，今天日头蛮凶的。快叫客人进屋里来。”女子道：“我妈请你去喝茶。”便一扭头在前头引路。玉琼本不口渴的，但不知不觉就跟着女子向那三间砖瓦屋走去。玉琼还不到对女性感兴趣的年龄，身子虽说近来有了一些莫名

的躁动，因自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不敢把那躁动往男女情欲方面联想。看着这圆脸女子的温善以及浑圆的双肩、柔软的黑发、均匀沉着的体态，只是心里感到十分舒服，突然想起了母亲和姐姐，猛地从心底涌起一阵对女性特有的慈爱的渴望。他已许久没有得到母亲和姐姐的照看了，孤身一人在外，远离亲人的那种孤独感油然而生。仿佛眼下那热情的老太太和这温善女子就俨如自己的母亲和姐姐了，这样他便身不由己来到了凉爽的小屋之中。这母女俩招呼他喝过茶，老太太又拧好湿毛巾给他擦一把汗涔涔的脸，再摆出一碟刚炒出的新豌豆来。玉琼一一接受着，感觉是在享受母亲和姐姐的爱抚。

叫蝶儿的女子问：“现在你说说，你捉了那些蝶子干什么？”玉琼听言才从想象中转来，有些慌乱：“你说什么？”女子又说了一遍。玉琼说：“我是在收集蝴蝶标本。”“标本是干什么的？”“就是……把漂亮的蝴蝶，夹在白纸中间，藏着，常看看那些漂亮花色。”“看它们飞就不行吗？”“这个，怎么说呢，冬天就看不到它飞嘛，也不是所有的漂亮蝶子结成伙一齐飞嘛。要是收得标本多了，就可以天天看到世界上所有漂亮蝶子了。”女子沉吟后道：“你们男的就心硬，把它弄死来看它的漂亮。”玉琼一笑：“我不反对你的同情。但是你晓得吗，再漂亮的蝴蝶，它的寿命也不过是十来天个把月的，它的美丽实在是太短暂了，让它那么快地消失，倒不如让我长久地保存下来。”“我晓得。但心里还是不愿它们……”女子喉咙又哽了。玉琼道：“你叫蝶儿？是蝴蝶的蝶吧？”女子点点头。玉琼道：“这就难怪了，你也是蝶子嘛，一只大蝴蝶，就可怜你的姐妹了。”蝶儿“扑哧”一笑：“我可不愿像蝶子那样短命。”玉琼道：“这你便是自私自利了，许你这只大蝴蝶长命，就不许小蝴蝶长命，老天爷也太不公平了。”蝶儿笑道：“到底是读书的，会嚼舌头。”她把玉琼当做某校的高中生。

玉琼告辞时，母女俩都叫他常来玩，玉琼从她们眼中看出是真挚的邀请。玉琼道：“你又不许我扑蝶子，我来干什么？”蝶儿道：“非要扑蝶子吗？”“我没有其他的爱好。”“那么，只要不当着我的面扑……”蝶儿退让了。玉琼心想：她真是个好善解人意的好姐姐。觉得这母女俩很亲近的。他答应她们他会来玩的：“不过我不是学生。我有工作的，玩的工夫不多，要上班。”蝶儿道：“这个年纪就不读书了？”玉琼心一沉，就怕人家说这句刺心的话。他何尝不想读书呢？

玉琼走远了，蝶儿再喊：“再来玩哪。”眼圈又有些红，嗓音也有点发颤。玉琼想她们俩也如他一样的孤单吗？竟是那么强烈的希望有人去她们家。玉琼想到姐姐也是常这样送他出门的，便鼻子一酸。

玉琼答应过去看望老城墙根下的母女，因无非去不可的义务，又不敢再去扑蝶，一晃数日，就快忘了这件事了。一日下班出厂房，艳烈的阳光下，一个女子挑着一担木桶径朝他走来，不无惊喜地朝他喊道：“欧阳！”他眯了眼睛看：

是蝶儿。蝶儿依然是满脸红光，穿着单薄的衣衫，高胸肥臀圆肩壮腿，康健饱满得快要溢出来似的。她见到玉琼后激动异常，丰厚的唇直抖。玉琼也感惊奇：“你怎么来了？”“其实我是常来的，就不知道你在这个厂里做事。”“你来干什么？”她朝木桶努努嘴：“挑你们食堂的泔水喂猪。”“挑好啦？”“挑好啦。”“这就回去？”“回去。”玉琼不知再说什么好：“那……你到我们宿舍里坐坐吧。”“好的。”她爽快地答应了，似乎盼望着他这句话。他说：“只是很乱。”“不要紧。”“你常来，我怎么就没见过你呢？”“就是，不知怎么错过了。”蝶儿将泔水桶放到阴凉处，高兴地等着他引路。俩人就站在阳光下，路过的工人都朝他们看。一个后生拍了一下他的肩膀，做一个鬼脸给他瞧。玉琼的脸“腾”地红了，毕竟也到了一定的年纪，明白那鬼脸的含意是什么。玉琼这时有些不愿领蝶儿进宿舍了，但蝶儿却是在期待着。有些相见恨晚，不愿轻易放弃的味道。玉琼心软，不愿使她失望，便把她引到睡上下铺的十六人宿舍里来，指着自己的铺位：“这是我的铺，你坐吧，到这里吃中饭，吃食堂。”蝶儿说：“不，不，你弄杯水我喝就行。”玉琼就拿着碗去车间开水桶里打水。打了水回来，蝶儿把他的铺盖、小桌上的东西整理得规规矩矩。玉琼道：“你就歇歇吧。”“做惯了的人闲不住。”她说。蝶儿仰脖喝了一大杯凉开水，细白的颈根一抖一抖的。她接着和玉琼说话，自然埋怨他答应了再去她家玩又不去，害得她和她娘天天盼望。“我娘说见着你顺眼。”她说。后来蝶儿要看玉琼的蝴蝶标本，这时他才十分地放松起来，寻着厚厚的本子，一页页翻着给她看。一个温热饱满的身子所散发出的特殊的气息就绕在他的鼻息耳际，这使玉琼感到既舒服又惊慌。看毕，他问：“如何？”她说：“真漂亮。”眼里便荡漾着无限柔情。“你这个人，真有意思。”又叹道，“你还来捉蝴蝶吧。”“你不再保护你的蝴蝶妹妹了？”“由你来保护吧。”又说了一阵话，蝶儿告辞，并坚决带走了玉琼塞满床头桌角的脏衣破裤。她说：“你要来取衣服啊。”玉琼知道，取衣是借口，她是希望他能常去看她们。他送蝶儿出宿舍门后不再远送，怕工友们笑话他。返身躺在铺上，细细品味回忆与蝶儿贴近了的感觉，他真想当晚就去取衣服。

这晚他做了一个梦，朦朦胧胧与蝶儿在花草丛中追蝶。这晚他梦遗了，惊醒来，裤裆湿了一大块，他独自羞涩了好一阵子，再无法入睡。他听同室的工人兄弟交流经验，有十三岁就开始梦遗的。他十七岁了才第一次经历，第一次经历便是与蝶儿，他预料着将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发生。就这一晚，他成熟了许多。

“那是你的什么人？”同事逼问他。他答：“我姐姐。”心里直跳。

以后玉琼常去看那母女俩。再见蝶儿时，想到那晚的梦遗，便不敢直眼看她的身子了。

蝶儿隔一天便来挑泔水，从此以后包洗缝补他的衣服，并常做些菜来给他